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二

上孫高陽相公書六

癸酉

上孫高陽相公書七

乙丑

上孫高陽相公書八

庚午

上朱烏程相公書

乙丑

上馮涿鹿相公書一

乙丑

上馮涿鹿相公書二

丙寅



上馮涿鹿相公書三 丙寅

上李高陽相公書 戊辰

卷第六十二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六

上孫高陽相公書六 癸亥

元儀去歲受南豕宰之知使治戎畱都儀不安內地故自請危邊伏蒙劄諭慰念倍至苟非愛士之誠不啻若身焉得周悉詳慮以至於此捧讀再四涕泗交集是時妖賊急儀已勉受部劄

繼得賊平奉親喪而歸矣苦塊之際無復遠志
言念恩私酬報無日忽接鼎函盟拜而啓大海
茹納非江卽河區區瀆潦望洋而媿伏戀墓田
棲遲丙舍榮進之事豈敢涉懷但以墨縑從書
佐之末參與軍計此禮之所載情之所不敢辭
方將收淚治裝忽接邸報知岳撫臺之疏已奉
特旨命擬銜以用撫臺去冬有札見及謂曾請
命相公欲以車營見委則今日之啓事皆相公

之推獎今日之特旨皆相公之彙征也徵辟皆
出相公之意海塞皆屬相公之統自當夙夜戒
行以趨嚴命然竊息之有未敢也書生雖渺小
出處關乎大義今儀以世荷國恩誼不顧身命
之極塞卽極塞命之兜牟卽兜牟不敢爲死生
關慮不敢爲榮辱分懷此其分也若寸長未効
於國家而遽受銜則豈其忘身急國之本意哉
縱武銜本非清途廝養庸豎所可易得而儀旣

受相公國士之知當以國士自處不宜若碌碌者冒焉而承也使元儀以布衣從相公于軍旅相公底定東奴奏凱獻俘之日儀不改初服重歸舊隱此不特儀得遂生平之微志亦可見本朝有不愛爵祿之人相公能使不愛爵祿之士亦足以點綴盛事若以儀當賊迫之時已受部劄居然一弁今使墨綬而出仍以介冑更無奪情之嫌且或在軍中未便爲白衣山人則卽請

受劄授之銜亦可唯諾奔走於階墀之前亦可抱桴執旄於三軍之上俟有建豎勉之以官以成朝廷之體儀當竭力敷辭以明元儀之志豈不美哉仰藉知遇萬倍平常敢直申情悃書生渺小或不足煩啓事得卽爲移咨樞部俯爲覆明本志則朝聞命夕就道矣其用之于海用之于塞則覲見之日唯相公所命至于江南舟楫止有沙船一種深便于戰且民家所有可以雇

募而得勝於官造數倍然譌言四興之日儀未
奉符檄豈敢自往招聚敝鄉傳齶臺頃自請征
西南特辟講求至於旬月深知其心欲仰佐邊
事今出船之地無過蘇常蘇常海防正其職業
今西南之行不果則三四月間方出巡二郡相
公以片檄下之儀當自陳方略齶臺可咄嗟而
辦也冒昧死罪

上孫高陽相公書七

乙丑

元儀當風塵方急時日拭雙眼以觀定難之豪
傑幾不復得矣晚而見老師遂知天下不足憂
便有人山以待時清之意老師贈之句反云待
爾翻飛日時清應有期聞而感且媿不數月聞
老師得政所手汲天下豪傑不兩三屈指而遂
及儀儀前此屢蒙辟檄致塵微書堅不敢赴南
中作帥事已成而儀請自靖於左右及得老師
推擇便不敢言私墨縑赴軍元儀一片癡膽不

足取信天下一念皈依竊能自信此心及得出
老師之門又復與帷幄之末循分衡才已爲過
矣及老師堅廓清之念而儀不敢憺死以當前
茅誠欲以一片癡膽爲豪傑倡非謂才足以踰
諸人也及艤艫旣集募士亦合老師便欲以蟠
龍戰袍使當一面儀亦承受不敢推遜誠亦度
一片癡膽頗在諸人之上奉陰符以周旋必無
街亭之事以累知人之明故雖事改時非老師

聊爲小舉以試東人之膽而儀尚堅請將舟師
以會雖老師不許而儀之籌料似亦不謬蓋非
謂才勝於二將而終自信奉陰符者恪而必無
街亭之事也今天意未欲卽滅奴而暫息勞臣
然卽此而有善其終儀以過於韓范多矣韓范
當西事始蹶我兵未有大衄而鎮戎軍好水川
塞門豐州之敗皆在兩公之手今則兩河全棄
而始用老師韓范終始數年未嘗得尺寸之土

反失諸險欲恢橫山終不可得今則恢復河西
四百里韓范急開和局以草率貽積弱之禍而
宋之後衄于夏者動輒數十萬今老師非不能
爲而終不肯爲徐以俟其衰沮則今日遂了此
事唯李衛公之于頡利庶可相方而頡利適當
天災又文皇自爲政古之人臣未有一舉而滅
北虜者誠可考也卽頡利旣滅而終封一可汗
領衆出塞非能盡舉而殲之則平日仰承畫灰

之謀其究竟亦與處頡利等而當守成之後責
之人臣之手此自當且退且歇以堅主上之
心定天下之意而後可爲此實天道老師靜以
觀之耳若儀者從此空山已自多矣鬼谷子不
出而濱涓儀秦尉繚之流顯於時今老師必再
出以開主上之中典而弟子還守舊業以庶
幾千秋自可照耀今古而實懼未能副也瀕別
之時辱教諭諄篤不啻慈父慰勞倍至繼以嗚

咽儀腸斷氣哽不能宣暴老師知儀極淡而微
度盛懷尚以不盡用儀爲歉儀竊聞所謂用者
上用其心次用其言豈以一官之顯晦論哉今
儀心在滅賊而老師四年以來無日不以滅賊
爲事儀言每輕脫而要之謀身則疎謀國未舛
老師每取其一二以佐大業可謂用儀矣而更
不顯用其身若以有不盡用者畱之儀其用儀
之情更灼耀今古儀又何歉哉又敢承垂念過

篤乎儀嘗聞老師語人云非我不能用茅生茅
生非我亦不爲用此言盡之矣老師出而儀終
不出當有之矣老師未出而元儀望用于人乎
人能用其身而必不能用其心用其言儀姑爲
一官之顯晦而遂自甘乎儀日遠矣其形諸夢
者至不能隔一夕若夢渡河夢犁穴至今不衰
每覺而自笑或自泣也此一念微誠迴環于君
親師而質成于天地雖離羣索居閉戶絕事不

能自巳于懷故敢因馳侯與居聊陳梗概而私衷終未能宣暴也首春親叩堦墀方得春水一航耳

上孫高陽相公書八 庚午

儀此行上負辨賊之明綸次負推轂之隆典愧疚在心如刺如爍所幸關門將吏攀送畱連帳下健兒漣如求去似于老師不得已求去之題目銷為開釋上足慰我師之曲注下足釋自疑

之隱疚登車之時不覺沾醉矣永平將吏復如關門當一身既去之日又在老師必去之時此非盡繇敬丞相長史也忠信可達于神明廉潔致敬于庸隸其信然乎敢不益堅前修無玷門牆瀕行依戀臨緘神越

上朱烏程相公書 乙丑

元儀以兵船有阻凍者故往來於關津之間久不得上候世事紛崩一至於此度今日事勢老

伯止有暫卷而藏可以泰則維持世道否亦不
失生平如欲爲狄梁公楊太師而不得則取損
已大况觀機局正在初張必不見容不如早自
引決且伸吾道所益善類不小仰辱肺腑且亮
狂愚故敢直陳其妄如大人格主別有妙術非
書生所知也

上馮涿鹿相公書一 乙丑

承下問邊情謹條上四事以備採擇一錦右斷

不宜撤今年出屯錦右原未修繕城隍蓋督師
公欲借屯防以進兵故用撫鎮之議而守之非
實守也今旣未能進則撤回大師只駐哨馬未
爲不可但適有柳河之事人心觀望而主張不
當恢復之趙帥遂借爲守松山撤錦右以迎撫
院今督師大將俱袖手聽之此議一決則我軍
民之心大震虜人聞之必乘其後此卽晉日棄
廣寧以招寇也卽寸斬率教逮治大臣亦何益

乎此在廟堂當持者一一逃將當盡斥舊逃將之罪莫大於趙率教李秉誠次則魯之甲李承先楊應乾左輔徐璉祖大壽今率教左輔庶以功贖之甲承先已從天譴乃李秉誠三逃之餘居然開府所管止三千虛冒至五百已于今年四月奉旨回部戀戀不去非抗旨而何蓋與獄中達奇勛等同罪懼爲所攀賄囑大帥以得久畱近又鑽求撫院謀駐右屯而用五逃通虜之

周守廉爲佐樹逃于前明賣國也速宜逮處其餘楊應乾等盡行斥逐一新士氣此廟堂當主持者二一鎮守之分轄宜明經理統全鎮豈可專駐一地其餘信地自合分明今關內旣屬之楊麒又佐以梁柱朝前屯屬之趙率教寧遠屬之滿桂矣自杏松而錦右大小凌河獨可無一大將乎急宜設帥不可因難而廢也此廟堂當主持者三一失事之處分宜嚴柳河之事大將

調度失宜明旨責以戴罪立功若論此案亦不止此至連得順風堅不赴調之水將金冠姚與賢棄將先逃之頭目內丁可不斬乎此番如法不行後次斷難對敵此廟堂當主持者四伏唯台裁

上馮涿鹿相公書二

丙寅

元儀流離道路仰候歸綸幾及三月不敢上通典記矣倥偬之會誼當効言而事有定局言無

增加故逡巡而止今日有一事邊人不言中朝不言而實關係安危儀雖去國之人而國恩難報敢不吐露以備採擇覺華之失非小失也戰船五百餘艘所存無幾水犀幾及萬人避難遼民不啻二萬盡供屠割儲糧儲芻以及龍宮寺近運往彼者幾三十萬石火藥鉛子各數十萬斤如儀所製造鐵銃萬門竹銃三萬門車千乘牌萬扇弓弩矢各數千萬其存者當無一二也

不唯元儀三年心血付之一炬而國家物力關
內寧前二道所拮据而辦貯之水中央以爲老
家者無不盡之矣寧遠方被圍豈能顧島中右
去島十五里耳賊又傍中右而趨之使有援兵
一旅遙張聲勢賊敢渡水以趨利乎今失者失
矣自此以後賊之來正不必冰膠矣人嘗言冰
不堅賊不敢渡河儀每力爭之夫行無人之境
豈限一衣帶水况黃泥窪路近而水止及馬腹

乎其所以必至冬深者恐我之舟師繞其後也
今舟師旣破故徜徉右屯如得數十百艘縱火
萑苻之中賊敢一日止乎此間司馬力爭覺華
之當守袁兵使四年辛苦集船集兵非漫然也
今船旣焚燬必難遠募江南欲抽之津營而船
皆敝壞無數十艘唯天津運船中有沙船一百
淮船二百可以爲戰艦此中方苦運船太多抽
之不礙而仍照樑頭募之兵有兵額船有船稅

之額不必增一錢并修葺焚燬之餘咄嗟之間
仍得四百艘懲咎日分營之弊合一將假以
事權使固守覺華時出東擾奴必不敢非時淡
入一便也我因運大凌以復右屯二便也漸至
板橋以圖廣寧三便也時出沒蓋耀以擾其耕
種時出沒三岔以驚遼瀋彼必懼而息遁四便
也因其擾亂進據四衛此相公舊策使其去年
決行儀守四衛豈瑕于寧遠儀在四衛虜豈敢

渡河哉此志士之所痛心故仍修前策五便也
儀不合世軌非有帑糞而四海之大豈遂無人
仰日施行可速率在津之船驅其過河所關不
小失此機會後悔無已儀雖永臥林壑終以負
國爲不瞑故敢上陳梗槩曷勝慚悚

上馮涿鹿相公書三

丙寅

聞虜報甚急不知果否如果儀私情未敢上陳
且急往彼三年此役不與寧遠之危淡以爲恥

今可復事後去乎况撫軍福澤有限文武上下
莫不水火其可慮甚于管督師肯推心相待尚
可一盡其愚蓋關門不可嬰守須從旁出奇此
事知者任者皆不易儀自度尚可保此一重門
限若其不然亦儀殉國之會矣豈可使相公知
人之明久掩於天下哉若報稍緩幸速還之空
山袁使君非至急不可與共事儀斷不敢往也

上李高陽相公書

戊辰

元儀方謂蕩平之業有君有相而議論忽紛中
外失望然用人之大已啟其端則進退之際綽
然名世猶謂宣諭再出而忽聞行色已戒決機
之早更出人頭地矣溪荷不世之知愧無涓涖
之助竊有一事欲以面聞而爲聞人槩謝敢此
具白狂生胡煥猷其言實躁然當士氣久喪之
餘而咕嗶書生敢齒及宰輔亦休明之徵也往
者衆論麗於大辟而黃扉持論獨寬得以微罪

去在此生豈復它望然師相於舉措刑賞之間俱布至公於天下而開罪左右者未蒙一言度仁人之所遺恨也頃平湖相公瀕行及直言魏忠賢之錢生嘉徵而不及煥猷識者以爲缺事或亦師相至公格於天地欲畱此以成師相休休之度耳且其言旣行其人終不廢卽微師相言亦豈永錮師相末後復了此一案似於盛德益光元儀往常以張文忠卹典冀鄒南臯先生

方請兩言之而南臯先生卽引爲已任其手札具在不能無望於師相元儀往不求媚於先正之文忠今豈市德於酸狹之煥猷卽上書宰輔沽名後世亦非元儀之意特以受不世之知應有格外之報而泰山無藉於助唯度此一事可補萬一而又爲聞人所謝不得面陳故取奏記左右然度亦師相意中事矣愚不勝惓惓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三

代友人上執政書

戊辰

卷第六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七

代友人上執政書 戊辰

今者 天子虛懷待相公而為政豈惟 天子
凡在覆載無不喁喁望相公旋乾樞轉坤軸以
副 天子之盛心而銷有君無臣之嘆相公節
槩迥於千古而秉政未及從容其欲傾所蘊以

上慰 天子下慰蒼生者其勃勃欲發亦不後於上下之望相公也愚竅何所言乎然有天下之大勢亦有天下之大機審其機而不審其勢則可以取旦夕之知而不能奏平成之績審其勢而不審其機則雖有治天下之術而終失治天下之時何謂機紀綱是也何謂勢富貴是也今天下之不治非夷狄之強而中原反者之四起也在於紀綱不振故法令不行吏治日偷

天子毅然欲振刷之而近日所爲縱下凌上任大臣欺君聽言官昧是非而爲之相者不能抑之反以扶之是道揆之失在於揆地又何望紀綱之振乎故曰此天下之大機然徒持紀綱而虜囂近鄙叛起中原舊寇未除新盜益猖非空言之可格也是必在強兵而在伍方囂何以集義勇脫粟不飽何以責飛揚故又先在富國聖主方以強兵責大臣而大臣反曰王者必世

而後仁又曰西虜必以撫爲上策又曰奴必五年而後可除又曰閩寇黔寇終當撫而不當勦此苟且之策終不足以已亂而徒以自欺欺主仍勦其說何以得主心而行吾道乎 聖主以富國責大臣而議者所言加稅勸助之事旣以瑣屑不當 上心議者所言屯法鹽法稽核不精措置茫昧近有言如封建井田之不可行將無而中議者所言錢法又或邊外一方不足

益益萬一又或創北錢歸南鑄之說徒以便私橐仍勦其說又何以得主心而行吾道乎然則紀綱之行必自強始強必自富始富自屯鹽錢法之外俱小道也又當自三者始而三者又非法不行則紀綱又正行乎其中而不可一日緩者也請略言三者之舉措可乎然行于古不能行于今可行于開創不能行于承平行雖有益于天下而驟行或以駭耳目者俱不敢言也

則聊爲補偏救弊之法可乎錢者帝王攬一世之大權也高皇帝不許用金銀交易正不欲舉天下之大權盡讓之天地而任民之汎濫耳故曰百文以上行鈔百文以下行錢鈔之法又專帝王而不參天地故胡元屢變屢塞以高皇之威靈而終不能長行無闕兼天地帝王而用之無弊其惟錢乎唐宋幅員不過今日費用不減今日然兩代富而今貧者以錢法之或行

或阻也今鼓鑄之利亦明白矣然終不能富國者以銅之不繼也故每爐一鑄可八萬文一月可兩鑄歲卽虛寒暑兩月亦尚可二十鑄今歲多不能三四鑄其利之不盡可知也無它以銅不繼也然唐宋何以繼乎以唐宋開銅礦一歲所採辦足以供一歲之鑄宋元祐中坑冶歲得銅一千四百六十萬斤此可考也又禁銅之它用故銅自鑄錢之外無敢芻費者此法行卽不

事開採而銅無旁費凡擅買銅者俱以私鑄論則私鑄亦易禁不患鑄不廣也鑄廣則息多矣且不特此天啓初京師點成銅價不過八分五釐今以銅乏官商互爲奸增至一錢三分故其息愈寡銅無它用則價自平尚可減於管也卽以是准之每爐一鑄爲工本十一兩二錢五分依六文准銀一分值銀一十六兩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是爲息五兩四錢一分六釐六毫

六絲五忽依五文准銀一分值銀二十兩是爲利八兩七錢五分今京師苦無一釐之錢使准歷朝舊錢作一釐則制錢作二釐民亦樂從如是則每爐一歲二十鑄可得息一千四百兩設千爐便得一百四十萬兩而其本每爐杼銅本八兩鑄本三兩二錢五分今得設處十鑄銅本兩鑄工本共爲費八十六兩五錢千爐不過八萬六千五百兩而源源交資已及半年可以不

竭但千爐用銅一千五百萬斤此元祐間坑冶額也而今鉛銅約半之不過費其半耳今不惟禁銅而且收民間之銅則目下救弊尚可數倍今姑爲千爐于京師以試之可乎請帑八九萬非 聖主所吝也而朞年之內本既不費息幾二十倍但目下銅價高爲息寡且先禁用銅數月而後可爲也然非嚴法令則用者不可止藏者不肯上官私鑄者不得滅必行殺人籍役之

令行告賞之法而後可此卽勵紀綱于其中矣然欲錢之行又必自上始凡納官者俱以錢不以銀上之發亦如是則行旣廣雖十倍之可也而亦不患銅不繼何也度天下所廢之銅足以供萬爐之用也蓋宋永寧一監歲鑄八十萬緡其它二十五監不知幾許倍今萬爐所鑄不過一百六十萬緡僅倍于一監耳故知其必可行也盡其法而歲得息一千四百萬足以抵戶部

新舊餉兩年之額行其半而新餉可免行其全而舊餉竟可爲太府之儲矣且錢行而火耗之弊革貪官之重載亦難施大盜可不作低假無所行利更未可更僕數也其銅之不可廢者樂器金鍋耳帶鑄於官亦尚有利焉三品官方用銅飾門戶國制也此卽不用亦安見爲損乎而况其僭者乎至于廣鑄通行之後漸鑄當五當十之大錢其利更溥此天啓時所已行而阻於

崔呈秀豈不可復乎又有交子錢引之法以濟轉輸之窮此張詠所行于宋何不可倣乎旣無壅滯之虞又得肅清之利如此則不唯錢法行且紀綱愈肅矣而後議鹽法鹽法故嘗弊于萬曆間歷欠三年用袁世振治之得疏通然世振亦非治本之策也及公道昧而反以世振爲罪及逆璫橫而鹽法又大壞世振得罪益深今歷欠又餘百萬矣苟欲疏理目下惟有仍用世振

則百萬之欠可咄嗟而辦至于治本之論則亦
可得而言也今天下戶口較之國初不啻十倍
而引不加益焉卽暗加于包內餘鹽者亦不能
倍豈皆淡食哉以私鹽橫行也其橫行有故國
初官設盆牢給之以蕩以資柴薪用官所籍之
竈戶以燒之鹽成則官又給鈔以償之每四百
斤給鈔一貫俱貯於倉商開中於邊給引而支
一貫原值銀一兩者後止值二三釐矣竈大困

乃改其法令商自買于竈戶管官貯倉而給商
也有私賣私買者律死今官聽商民自爲交易
而欲禁其夾帶勢不能行遂寬其法爲雜犯得
贖而于是明爲夾帶以餘鹽之法而益其稅所
以益之者以正額者已納引價而餘鹽則否故
國若利焉而商實省納引之價矣如仍官買竈
鹽而官賣之則商竈不得相見盜賣買者仍大
辟以禁之不用餘鹽之法則引自可增而餘鹽

若減引目實增不特此也私鹽既無闌出之竇則巡鹽者不當巡于行鹽之地而獨嚴于產鹽之場產鹽之場鹽有闌出槩以私賣之律則私鹽自無從來驅天下之民盡食官鹽所增引目十倍卽以半計之歲可得五百萬矣魯劉晏治鹽始四十萬後至六百萬豈戶口能頓增哉私鹽絕也而禁私鹽于產鹽之地亦曩遺法今何不可行乎然非嚴爲法則私鹽終不可禁是在

修明紀綱及私鹽絕而民俱稟于法則紀綱愈肅矣然鹽本度用百萬今且令疏理百萬之見在以完國課俟鼓鑄餘利而後行之恐請帑多不足驟信于 皇上亦李泌先屯田而復回紇之說也又議屯法屯法莫詳於 祖宗朝今但一按屯地則糧之額自可得矣會典所載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較若觀火惟遼左近失其半耳它非折入于夷虜有桑滄之變也何

以屯糧數十年來通關不繳乎屯地之失有二
在邊者爲將吏之所私占在內地者私賣民家
因私附於有司冊籍有司與胥吏沒入其所徵
而不入公家若非嚴爲清查則屯地必不可清
屯地清則每分正糧十二石餘糧六石此 祖
制也約一頃爲二分除正糧給屯軍外可得餘
糧七百五十萬石足以備邊儲而濟空虛然行
之有四法正餘糧必俱入倉而後時給之此

祖制也後改爲正糧免上倉以爲省事不知時
給之則可以免花費可以平市價可以操與奪
今免之則視固有而典賣隱占生矣此當修明
者一民糧自金花之外未有折然折于江南以
其糧重也屯田各視出所宜納其籽粒何爲改
折每石或二錢五分或三錢而邊儲則管年會
估每石二兩五錢則折一而用十也糧儲何得
不嚴今當盡如 祖制不許改折此當修明者

石民四十一集
二屯田歸併有司勢不可行今用官于本衛所
各爲營窟且未必一衛一所之中必有清幹之
吏宜于每都司中通融考選稱其職者一年卽
加守備銜三年卽升實缺都司僉書或以都司
管實缺守備事則武弁知出身之途無捷於此
者必改其夤緣之習而一意于屯政屯政未有
不舉者也此當創設者一今軍額已失欲將已
賣於民屯地仍歸於軍徒起爭端朝廷撫育軍

民原爲一體當于查明之後不拘在軍在民但
責令五十畝爲一分納正糧十二石餘糧六石
而正糧于春耕以後以時給之亦無問軍民則
屯額不失而有司之占入以自私姦民之畏奪
而巧竄者俱可絕矣此當創設者二行此四法
則屯政自修說者不知以爲屯鹽表裏因納引
于運司致屯地不開此其中一端而實與廢屯
無與也國初鹽商納本色于邊無年例銀兩後

石民四集
葉淇改折色於運司故自京解邊往者劉瑾不
明此故以 祖宗時無年例銀何以今增尚書
顧佐不能言其詳以致盡革年例銀邊儲大壞
今之言者何以異此况今年例加至四百萬卽
盡改鹽商之本色爲折色亦豈足當數分之一
實以民運不至屯政不修耳蓋商所不開乃私
屯非官屯也今屯田額失自失官屯與商不開
屯何與今民運祇以叅罰不嚴一修舉足矣屯

田久絕之餘非照會典勒撫按清查修復終無
自得之理置成業不講而日憂貧乏事可歎息
莫甚于此者然有司將吏俱欲以言搖撼是在
廟堂持紀綱以杜之耳使屯政修明邊儲盡復
而綱紀又愈肅矣三者舉金谷俱足國已大富
以之撻伐何亂不戡而紀綱又已行其中審機
審勢先後不失風雷之下萬廢具舉又豈敢下
凌上大臣欺主言路昧是非哉不出三年而

主上中興之業已成信任相公日久日篤出宿
 蘊之經綸飾太平之盛治何事不為何功不奏
 豈若今之揆席未煖寵褒甫下而督責每來于
 便殿煩言日集于綸扉哉不揣一得自忘其愚
 皇恐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三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四

與京師當事書一 甲子

與京師當事書二 乙丑

與京師當事書三 丙寅

與京師當事書四 巳巳

與京師當事書五 庚午

與京師當事書六 庚午

卷第六十四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八

與京師當事書一 甲子

每接手教如對風儀儀在絕徼已無生入玉門之望何敢復妄窺祕省但長安有言儀以輕率之謀蠱惑樞相者夫樞相非受蠱之人儀無蠱樞相之才若輕率云云則自儀到關以來止拓

石民四集
文部
雙樹堡二十餘里豈有宰相坐寧遠城中而城外二十里可不安插乎若以意欲不諱恢復不肯封關則誠然縱滅奴酋亦復而非恢况何時必進未有成謀只謂封關則關必不守故欲守此二百里以爲守關之計耳此樞相成謀而儀亦未見其不可也有此二百里自當多備船隻爲防爲運此亦儀未至關而相公先題儀者但每船人至三十人非募不可得人遂譌以爲招

淮兵今明旨屢督軍需樞相必強儀往萬辭萬不允此命也如何然以獎例每月十兩之租租船每船止用其水稍而不益一人儀是寫船經紀而錢糧又付之郡縣儀終以贊畫虛銜往謂之騙官則未也謂之騙餉則無絲騙二者不可加恐當進而求之爲賣官爲騷擾地方騷擾驛遞今自備蹇驢不入官舍不用衙役不署一官更無可說便當進而求之沒對證之處而儀無

死所矣雖然有諸公在長安而使惡聲及我必不忍也平生仰契是在今日矣不敢枉道入國門引領而已

與京師當事書二 乙丑

末世小眼動以成敗論人故進而死敵者既惜其身又惜其名遂無造奇突險之士不造奇不突險天下大功何繇建乎卽如昨年建議欲守金復誤以非儀不可此蓋不顧成敗故功可十

九元儀毅然承之亦繇是也阻以狹見而遂失天下之大機然今日之機猶自在也但得見在水師萬人益以見在南兵萬人遼兵萬人自成一旅以右屯爲駐劄以覺華爲老家以長生爲出沒之地不必增一兵添一餉而爲三師以肄之使不得耕不得煮并不得安息以臥一年之間奴必走矣方入遼陽據瀋陽安輯遺黎以窺巢穴或天遂棄之雪夜入蔡卽以瀋當之未可

知也其三岔陸師止臨河以爲聲而奴自膽破
矣此與自如謀之數載幸西虜之隙已開伐交
之謀已就而水師方足南兵正憤千載一時又
何待乎唯明公念之時乎時乎不可失也唯明
公念之

與京師當事書三

丙寅

汰兵冊原報十一萬七千三員名今漫曰止五
萬八千夫旣汰之後缺者不補則數應有減前

者柳河之役所失數百人數應有減撫院之屯
兵無效聞已四散數應有減經略已汰水兵等
六千當不入會計數應有減若謂頓虛其半則
全營虛乎其將協鎮道各有統轄經略至兩月
其號冊俱所自掛豈肯以無兵之營而漫使支
餉乎伍有虛乎消息損益日殊月新固非所可
必經略旣未點查何自而得其確數乎今略舉
其前冊言之爲三鎮守兵共十一萬七千三員

名內雜兵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七員名其爲運車官役一千六百九十七員名局匠一千五十員名做工班兵等九千二百四十二員名屯兵一千六百一員名衙役八百二十六名獎得此項原非戰守正兵而勢不可缺今班兵當冬春之交有無在鎮可查而屯兵原舊撫院所設今屯事已竣會否開糧亦可覆按其餘固可一問之所司也內守兵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五

員名其爲各衙門標丁一千五百二十二員名各將奇零親丁二百六十二員名大同固原入衛官兵二千七百三十三員名腹堡屯官兵一千二百十八員名邊堡屯防官兵六千二百六十員名衛所屯防官兵一千六百五十員名照得標丁親丁雖官有去畱而兵有原則入衛之兵會否交替衛所邊腹堡未經虜患者從何得少已經撤回者作何歸併已經潰敗者是幾處

固可一一問之所司也內戰兵八萬九千二十四員名爲鎮守內丁六千七百五十一員名神武火營二千八百四十一員名龍武水營九千七百七十八員名前鋒後勁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七員名車營五萬二千八十七員名喫得鎮守內丁如寧遠鎮之守城南面追賊連山前屯鎮坐營都司金國奇所率以殺虜及關上三總兵自護者皆此兵也神武火營則火器鎮李總

兵現在關門則兵亦應在龍武後營一千九百七十三員名現在關門其餘卽原守覺華島而經略已汰其六千者昨失覺華已沒于虜聞有一二潰兵經略現在招撫則此兵來歷顯然前鋒兵卽左輔周守廉蕭陞等所統昨守廉逃左輔蕭陞等入寧遠其兵可按後勁兵已撤在關內據經略疏稱李卑左光先領四千出關其現存關者方震及經略新委周義統領二營固一

一在關其車營在寧前二鎮者五營馬步俱在外卽以禦西虜者先在關者二營後撤入關者四營卽經略所謂在關之兵而中間馬兵有向駐松錦等處今潰而入前屯等處爲張奇化孔登科等撤而入寧遠爲王承胤等非乎固可一一問之所司也總之以領糧之冊合之現在之冊數以爲清查則兵餉一覽可見所稱說在未潰之前則除潰後所失者苟果缺一半有餘則

主兵者自不敢辭其責也不然卽今所損失亦尚無一半而欲以半餉了辦必前所潰散死失者皆原不食粟之人而恐亦尚不敷也

與京師當事書四 巳巳

國家供饋全藉江南江南之民脂膏久竭兼之加派十戶九空而差役一法弊叢民苦致使中戶以上日夜皇皇莫能自保夫國無富民是謂敝國今富民旣困差徭遂乃役及中戶中戶之

去下戶其間不能尺寸一年徭役立至赤貧而
官其地者又不卹民惟視平日之饋遺以定差
徭之輕重故千金之家歲以數十金佚事縣官
生辰令節一禮稍疎重役隨之家爲立破所僉
中戶或以平日自分寒薄不敢趨承及至差役
臨身始破產爲暮夜之投或割腴求竿牘以請
縣官自飽囊橐鄉衮亦遂干求故縣官之譽日
起鄉衮之家日富而民之富者日貧貧者立竭

因而逃竄流離正稅難供功令旣嚴敲朴日下
究竟移緩補急終虧國課且元氣旣削禍亂萌
芽以致上有堯舜之君而膏澤終不下究私竊
痛之謹按江南差役四大弊一陳梗槩兼以廣
詢臆度仰望易轍改絃然此大弊民雖如在水
火有司藉以脂潤若非立法自上責成必行則
有司旣欲藉以藏貪兼之不欲擔害展轉以欺
上官空言以抵明詔築舍画餅徒增永歎耳一

白糧白糧者以供六宮內監大寮之支給而獨
取足於嘉湖蘇松常五府國初之法卽軍糧亦
係民運其後改爲水兌而民始解倒懸白糧之
民運亦猶軍糧也軍糧之法改而白糧之法未
改因循至今夫運之於官與運之於民其費之
多寡不啻數倍且白糧在途受軍糧之壓幫雖
屢厯明旨終不能改又爲馬船官船漕船以及
關津閘口之勒索及入京師又受鋪墊之需索

銷號之措勒費苦百端然因此役繁重故應解
一石加耗米過倍而又有水脚銀以爲路資似
亦可無賠而無奈有司胥吏每事扣除十不能
六七加之鄉民愚拙或畏憚遠行而包之積年
解役卽身抵京師而不能出歇家攬頭之手兼
之一解不完總批難繳故一僉批頭卽數萬之
家無不立破愚以爲此可帶運于漕船也江南
漕船甚多各以本縣之白糧分派於本縣之漕

船爲數不多而一石有過倍之耗又加以水脚之費在旗軍亦甚利焉且每漕船不過軍糧四百石而船或可載八百大者千餘故量帶私貨亦有寬例今使之帶運白糧其利甚于帶貨而民省此苦官省此差中途無爭幫之擾到京無包攬之弊至于鋪壓等項原自足用亦未虧內府之常例致窒礙以難行若夫或通融于闔府而不必拘于本縣或管糧通判仍坐漕船至京

使有統攝是在潤色之耳但說者曰白糧係上供恐未敢帶運於漕船不知軍民俱爲一體致敬豈有異同且玉食所需原不用此此法行而五府之民出於水火矣一皇磚皇磚者卽宮殿所用之方磚也其磚獨解於蘇州一府此磚成造自官使民解進又有水脚似可無煩無奈一屬民解需勒多方駁退幾於大半一經駁退非民間所可用便成廢物而沿途脚價已付東流

石門四十集
且十駁其一而明年再運一之所費水脚其僱
船擔日仍與十等故一僉此役每十年不得竣
事萬金之家卽爲窶子有司知其難以苦一人
則分派之每一名而數人十人朋當不知卽分
之數人十人費似少損而十數年不得安息其
家亦破甚至近年追責更嚴而無髓可敲遂私
自加派于闔邑愚以爲此亦當官解而分派於
漕船也漕船臨清帶磚既有常例今將皇磚水

脚之費盡以給軍旗如帶運白糧而責成太倉
衛所官加意督率如有駁回卽付運官督於運
船帶回仍於後年補運蓋漕卒隔年再運如甲
年者則丙年可補同府軍民自難閃爍且交磚
之時稍有破碎及火候不足者軍必不收則至
京或有破碎是運卒之悞旣得重貲尚不小心
使其賠補亦不爲過而此磚旣屬軍運收者亦
自難太爲措勒更得責成巡視科道不得恣意

苛碎則軍運可行而此弊立除矣至於臨清所燒城磚較之江南所造更堅則方磚亦似不必獨造於蘇此更爲易簡而且未敢淡言也一細布細布一解惟蘇松有之蘇州改爲官運至今公私兩便而松江一府獨以官利民解至今如故以至布價不給半入有司之囊甚且盡爲烏有卽間有全給而使民先辦布而後給價借債加息已屬不堪且各關以及崇文門處處有稅

帶布以備損壞又以夾帶坐罰不帶布以備駁還則往返動輒經年土儀茶果亦如白糧而措勒倍加較之更甚故松江此役甚且逐釐分派譬如一名之役則坐百家數十家而旣僉之後營求改易每至數更則本一人之役旣役百人而展轉求脫破家者且千家矣此有蘇州官解成法可以遵行其所窒礙再爲通融則松民來甦端在此矣一夏稅夏稅一役爲解絹綿江南

諸府間有之而湖州一府以地產蠶桑故此役獨繁當時物價頗賤每絹一疋給銀一兩已自足用後有司措勒不先給價甚或竟至不給一如松江細布民僉此役則空手入京買庫藏盜出之舊絹但鋪墊既足則亦濫收官絹遂成廢物荒綿荒絲更屬不堪及天啓間綜核此弊主筦庫者坐死非如式之絹不收可謂一清陋則但絹既收精而鋪墊之費仍不減民之所賠不

啻數倍一時破家累千累百其間不肖有司毫不動心不給價如故抽扣如故愚以爲近時物價凡百盡貴則寧加派于一邑而無獨苦于一人每疋量加二錢責成有司分給幹辦吏胥如式織成將鋪墊等費盡交押解白糧通判其直既加寧使解官寬然有餘而自縣解府縣官亦難扣除措短且隨白糧而進則乙年即可了甲年之上供不致如前日耽延數年而未結至於

吏胥分織近有行之而效者蓋一縣爲絹不多
一吏不過數疋而價旣有餘不煩賠補官爲日
課不須騷擾鄉民吏自爲交又無分外需索蓋
有數利存焉矣

與京師當事書五

庚午

先鹿門先生兩戡大難而不得以功名顯猶以
文章爲天下後世嚮往然先人之同氣四人在
者唯季耳家季父才學辱知明公亦已久矣今

本以鼠牙之事致罹大禍元儀雖百其身可以
贖季父且甘之其如積讐之身不足當也元儀
何足念卽家季父亦安敢以一日之知望念而
先鹿門先生坎壈終身不敢望十世之宥而不
能庇其孫已矣至不能庇其子可傷也得稍從
寬政使歸守丘隴元儀卽陳尸都市以當明法
亦何憾焉元儀過國門不敢入彳亍以南而諸
父在難自安青山食又何能下咽臨風仰禱涕

泗百行

與京師當事書六 庚午

竊聞表正則影端居高則聽遠今儀不自束躬
至於陷身棘穴以犴狴爲齋閣侶剽賊爲朋徒
何敢望迴照于鬱儀竊餘潤于滄流哉雖然鑠
金流汗之日雖千金之腋不足回匹夫之矚及
乎層氷老雪則敗表敝絮足以爲懷哲人所施
貴乎當機故桑下之傭可以霑貴卿之澤溺餘

之骨足一以動上客之心也雖然事至今日難
矣明李陵之忠必同辱于古頌陳湯之寃獨不
宥于今而乃無半面之識憑聲氣之餘以望于
當世大人不亦愚乎雖然竊計之矣 主上持
大法以繩大吏雖時出意表以神其用而低昂
輕重確有微衡世右文太過則 上稍寬于武
世畏法太甚則 上時出于寬若儀以七日之
署帥無論不及得罪于三軍亦且未及撫循惟

哀號大呼爲乞三月之餉庶幾餉至不特哺我
饑兒而頂冒虛伍可一清遂不便于諸弁而令
其徒二十一人劫軍以譁矣此事屢經讞訊無
以爲罪故坐以傲刻而爲之白曰傲者止與將
官爭禮文頗不厭于士大夫刻者止以嚴革老
弱杜絕虛冒今水營以虛冒見告矣此可爲儀
罪乎故荷 主恩准與贖杖後以袁御史事復
株連見逮遂及前事而解到疏論功罪甚悉故

蒙原稱剝削今止傲刻正當一究情實以結前
案之旨 主上之昭雪至矣結案之語甚明矣
若非 至尊清明在躬無作好惡揆地休休斷
斷一力擔持何以得此今自中秋荷旨已將四
十日矣未得一讞今幸二十一日朝審已後則
三覆之時正秋署暇閒之日轉一言于仁人甦
寒纍于幽谷當今之世非閣下安望哉蓋一世
必有一世主持世道之巨公立心于四虛之表

用意于常格之外任天下事為一身之局收天下才為一身之用儀竊見之切而非敢冒焉為也雖然冒矣可勝皇慄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四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五

上王霽宇制府書一 辛酉

上王霽宇制府書二 辛酉

上王霽宇制府書三 辛酉

卷第六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九

上王霽宇制府書一 辛酉

兩日來未得遍識諸將先於造作處一觀車製及今日西兵過堂一閱人馬槩略請為明公盡言之夫兵之倚車止以胡馬衝突如風如雨我之弓矢馬匹甲冑俱遜長於彼故以車遏馬以

石民四十一集
車之遮板代甲冑以車上所架之火器勝弓矢也今側觀規製車上止可用三眼鎗而百子等銃尚須架木於車外夫我之火器所以不能盡其長者止以心悸神怖站立不住故以車衛之今臨放之時其人仍立於車外則心悸者不能止也卽以有捍衛之具易於退守足以閒其心膽然在車外則遮板之利已失怒絃勁矢蜂攢蟻集卽有堅甲在身亦不得夷然無畏况未必

然乎此其不可者一一車之制爲卒二十五人自車正副三人之外輪放者尚有二十二入卽去其車外放大砲數人亦不下十餘人也車上三眼鎗雖用六桿實止有兩人站立之地閒手太多挨擠不便卽謂亦可用之于車外而車外之不能站立亦如放大砲者矣此其不可者二掘濠之法古人原用以安營至於戰陣之時先爲深溝以自限此古人所不爲也唯近世九邊

步卒不能當馬故用此法以固營盤然而胡馬怒突常撲溝而衝使其幸而火器之力足以勝之則苗頭他向步卒亦不望追勦今所議車營欲以進取而爲濠濠於外又爲品字坑於內益之以拒馬木又益之以鐵蒺藜凡百禦虜之具用之無不盡以之自衛則似可以之對敵則萬萬不宜何也古人之守城尚欲鑿突門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唯開八門止畱有限之地使出入

不便此其不可者三春秋之時散車爲徒以之勝虜近世以來歛徒爲車以之禦虜古今不相襲大約如此卽如車制三代之革車馬隆之偏廂魏勝之勝敵今之偏廂正廂及近日之小車皆各有其便而唯視其時豈無古人心息未盡之處可以勝之者乎卽不欲大加改易而卽就此車尚可商榷更換今所用單層木板雖厚至二三寸鳥嘴鉛彈可過不足爲恃且買來舊車

木皆朽敝輪轅易摧費明公之心血朝催夕僭費朝廷之脂膏株積寸累而爲器具非萬分足用必非明公所望也願明裁之至于西兵二千人雖未閒號令然皆壯年盛氣儘可教練卽其心未固使此中規制旣定恩澤復浚則人人皆赤心健兒矣唯馬之來歷出于州邑州邑自匿新餉十二兩而編派里甲之馬或給少價或全不給計其所值不過四五金一路喂養失時如

驢如犬縱加十分保恤其骨格原非戰陣所宜若如今日喂養之法必難度冬且此中豆草騰踴非費銀八九分不能喂一日安能費無限之金錢喂萬不可用之馬以損威取笑于三軍耶竊觀此中所買之馬頗臙壯可用不如賣之卽以四易一而實可得五百匹以千五百匹年前三月之費又可得千馬矣恐駭聽聞當一面交易一面題知不妨明目張膽言其所以然之故

安得以朝廷之物力宗社之關係自己之性命以博人之不愠耶適司農君見召未得面謁以商方略感明公國士之知不禁饒舌

上王霽宇制府書二

辛酉

今調募四集煤米騰價致厯遠猷欲使散處以殺之故愚以不如運煤米米之一事尚俟訪確再報今早先與毛弁一計運煤之事爲之損益調劑得一畫一之法敬以上陳煤之產必房山

縣馬角莊者方可用其抵密雲之路爲二百八十里五日之中可以往返計騾所駝以上駟當下駟實可得二百斤煤價銀該一錢六分其騾以十二頭爲一羣雇騾夫一名用壯丁三名可以御之久之習熟則騾夫可不雇矣今議騾夫雇值每月二兩四錢五日之中合爲值四錢壯丁每月一兩五錢五日之中合爲值二錢五分運煤之騾每日夜必得豆六升今時價該銀四

分八釐大草一箇該時價二分五釐共爲價七分三釐十二騾五日之費共該銀四兩三錢八分合之共費七兩四錢五分而二千四百斤之煤可抵密雲矣今用官騾馬其每月原領官草料八錢每五日該一錢三分三釐壯丁每日五分卽在新兵內撥用實可省八錢八分三釐實止用六兩五錢六分七釐每百斤合價二錢七分三釐六毫今市間兌錢每兩五百二十文實

爲錢一百四十二文今平易與民作錢一百五十文其十二駝之利可得錢一百八十四文一月之間可得一千一百零四文今議發馬騾六百頭分爲五運日可發十羣爲煤二萬四千斤一月之間爲煤七十二萬斤爲利錢五萬七千六百文值銀一百十兩七錢八分四釐今于買煤處議官一員運煤每運一員議官五員收煤賣煤議官二員共用材官八員每月加給工食

五兩共用銀四十兩實有七十兩之利今官發馬騾六百匹押運新兵一百五十名加之上下二班共用三百人如用舊兵亦必加至新兵之糧方可責之晝夜奔走除舊料舊糧外五日之本實爲三百二十八兩零今再益以一百七十二兩以爲始初發賣等待之本共發五百金而其所用壯丁卽用毛弁名下一百五十名再撥一百五十名使其便於更替其所用材官卽令

毛弁自選其本長存而每月尚可責其七十金之利或卽以二十金爲其雜用卽責其十之一而十月之間子母一倍矣至其口袋等物有費當有中途停駐之處料草當有頓買之便餘此百餘金于彼運用而有餘使此間一時分派不足卽以散之各兵每月使領五百斤卽算一萬五千人已可去十五萬斤度十人打火最省最簡則其用如此其實不止也彼欲領則增之或

令其自市卽新兵一項已去此數而加之舊兵加之人民不患其不盡去也使有餘則官給價收積以備緩急之用亦無不可今按柴火分用則費合用則省今新兵每十人打火其費柴日可二十文每月可六百文今用煤則不過二百斤價不過三百文是省其半也兵豈有不樂煤者乎因之柴價亦可平矣因之開關打柴亦可省矣如山西新馬可卽發用則其所食官料原

計八錢今以無用之喂易爲有用之運則度省草料之費每匹一兩四錢六百匹爲銀八百四十兩計十月爲限而馬且益肥矣蓋毛弁情事實欲自見非希利之徒明公直任之無疑可也草率主臣

上王霽宇制府書三 辛酉

伏承下問廣鑄利便在長安勿遽未得卽答今謹條悉以對夫欲議廣鑄必先以南北成規

較之而後損益其利害大約每爐鑄八萬文用工匠七人一月一鑄此通例也近南司農爲一月兩鑄人皆便之一年之內缺寒暑兩月歲可二十鑄每爐歲得錢一百六十萬文北錢每文重一錢五分是每萬用銅九十三斤十二兩前按明公所示京鑄式每斤合價一錢二分及按戶部規則每萬用炸塊二百三十九斤木炭四十五斤六兩二錢四分松香五斤五兩零砂礶

六箇以及人工之值共爲三兩二錢五分則是銅價每斤八分五釐三毫共爲本十一兩二錢五分今若依六文准銀一分是值銀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是爲息五兩四錢一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若依五文爲一分是值銀二十兩爲息八兩七錢五分每爐歲鑄一百六十萬文依六則爲息八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一毫依五則爲息一千四百兩南

石民四十一集
錢每文重一錢三分是每萬爲銅八十四斤十
三兩七錢七釐五毫黃紅二銅價不等近日黃
銅價至六分五釐紅銅價原估一錢一斤是爲
價八錢六分六釐五毫每爐鑄八萬文用炸炭
二千一百四十斤爲錢四千零十三文砂礮五
箇共爲四百三十文麻索八十條爲錢四十文
俱以千文准銀八錢共銀三兩五錢八分六釐
四毫是萬文爲雜用銀四錢四分八釐三毫也

每爐用翻沙匠一人工食錢二千八百三十四
文看火匠一人工食錢二千二百一十六文煽
風匠一人工食錢一千七百二十六文省眼匠
一人工食錢一千九百四十六文剉邊匠一人
工食錢一千八百二十六文磨錢匠二人人工
食錢一千七百二十六文共爲錢一萬四千文
爲銀十一兩二錢是每萬爲工匠銀一兩四錢
也此南司空廣鑄見行例每萬去工本銀七兩

七錢一分四釐七毫三絲較之北錢十省其五
然以萬文准銀八兩其息僅二錢八分五釐二
毫八絲每爐歲鑄一百六十萬僅爲息四十五
兩六錢二分八釐四毫八絲南北之利不啻三
十倍此不待較而明矣今鑄北錢每爐一鑄之
本不過九十兩卽存兩鑄之本不過一百八十
兩今小試之止開千爐共用七千人若依五文
之法行之度近日京師情事相去不遠司空度

支歲給商價亦每准此以之給兵兵必樂從則
一年所獲可得息一百四十萬以之養兵卽准
上兵之例歲給十八兩可供七萬五千人之用
而尚有五萬兩以爲宴犒之費其本長存但經
事之始所難者銅無厲禁官不開山無繇取給
耳今請備五月之銅本一月之工價本計每爐
十鑄用銅七千五百斤計千爐共七百五十萬
斤爲價六十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兩物料工價

兩鑄爲銀五十二兩千爐共爲五萬二千兩大約將七十萬足矣始事經費四出買銅募召南北善鑄之工數百以一教十有安家等費搭蓋廠宇給造器具添設邏卒共不過十萬金今能借內帑八十萬金而假之半歲之日月使銅漸至宇大備人畢集然後舉事則一年之後其百四十萬金之息可以責之筦庫之吏使止養兵五萬人則費不過九十萬金度其將吏俸祿宴

犒之費不過十萬金尚餘四十萬金不過二年而可以母錢還內帑其存本七十萬仍在軍中若得共借內帑百萬則以其二十萬生子爲繕甲治械市馬之費其法大約寬則墾薊東之水田急則糴賤賣貴其息稍寡則別爲市易佐其不逮不出數年其母亦可仍還內帑是不費國家一錢而可養如熊如貔之五萬人以之當關護陵寢歲尚有四十萬之餘以佐朝廷其法不

廢則可萬年如一日今規模已就所難不過買
銅僱工二事然以半年之暇置辦已全則不難
措手已見成效則朝廷信從衆喙難搖大之而
復宋坑冶計元佑中歲得銅一千四百六十萬
斤舊史可考今天下幅員廣於弱宋不患不給
次之而如不肖冒言中所論銷器禁器之說亦
尚可供十年之鑄使三輔之間坐致富強惟此
一策不肖山中人矣不能復出一語補助當世

惟明公採此言必有能者爲盡心力國社幸甚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五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六

上王霽宇制府書四 辛酉

上王霽宇制府書五 辛酉

上王霽宇制府書六 壬戌

上孫藍石冢宰書一 壬戌

上孫藍石冢宰書二 癸亥

卷第六十六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十

上王霽宇制府書四 辛酉

前者所言墾薊東水田事未竟其說今在徐州待篙師復詳以聞北直隸乃古燕地志云其水綢繆故泉源甚多今涿州房山等處皆有可墾之田山會人及涿鹿馮氏皆墾以致富馮太史

石民四十一集
答嘗與晤言因籌之熟矣每銀四錢可開荒田一畝其稍熟者猶可損也每田一項須農六人計其一歲之費并買麻豆以爲肥具車牛穀種農具共銀八錢可得一畝則始開之歲不過費銀一百二十兩可得田一項凡費二十萬則可得熟田一千六百五十頃每畝所收精糈可二石五斗最下者二石卽以下爲準而歲收精糈亦三十三萬石矣今京師之價每石值銀二兩

近畿之價值銀一兩六錢卽以一兩六錢計之而歲得價五十二萬八千矣計兵初練先當爲治甲冑嘗以精鐵善式計之每副不過三兩則是五萬之兵十五萬金而可具也復先以十萬金還內帑餘二十七萬五千金明年以十三萬二千金耕已熟之田千六百五十頃以十四萬三千金加以餘穗雜產之千金而可墾荒田一千二百頃是歲所收可得精糈五十七萬矣蓋

京師四方輻輳華貴奏集所用精糈歲不下數十萬故初歲驟增三十餘萬價必不得減至次歲若虞其太多價不能登則江南嘉湖蘇松常五府歲供白糧數十萬公私之費不止一兩六錢令其以此數折之有司大戶無不欣從近畿精糈過於南米卽御饌之需亦用此米以之祿百官贍六宮養內豎未有反爲不可者使南糧不至則京師歲欠數十萬卽歲復增數十萬價

亦不得減計其次歲之息既有九十一萬二千復以十萬還內帑餘八十一萬二千則議改所養士半爲騎卒計張家口之上馬價不過十二兩計馬二萬五千匹費不過三十萬餘五十萬餘金爲治火器製弓弩鍛刀戟人費十金而大備矣是不出二年而內帑之母金可還戰馬戰具值將百萬二千八百五十頃之田熟在近畿三歲尚可益墾三歲之外守之足矣蓋京東之

田未墾者不可勝計以所知之地而籌之不下三四千頃此不憂地不足力不集者自此以爲民倡則漸無不墾之地蓋幽燕一帶自石晉陷於戎狄故久廢水利今復歸版圖將三百年且乘輿所在乃爲甸服俟秭俟米自其常貢極宜乘時修復以爲萬世之利則此舉不特爲戰士治具而且爲根本增富爲東南寬民力其利不可一二數也唯明公斷而行之儀伏在溪林見

旅於燕者歸道千箱之盛一二年鄰之父老子弟無破家危身俛事挽糧之苦私衷幸甚天下幸甚

上王霽宇制府書五

辛酉

語云士爲知己死若明公之于不肖可謂知己矣夫以可死之身豈不欲効尺寸而輕于去國日遠麾節然其故亦難言之矣唯可與知己告也自國家懸三途以取士曰科舉曰歲貢曰薦

舉至科舉而干進不休士節盡矣然羣天下而受朝家之籠絡必不使難進易退之節得獨持以抗慶賞之典故俛首而爲之人不以非已不以媿至科舉不得而守歲貢挨年循日士有赧色然以之引守約之士消壘塊之懷 聖天子有深意存焉及薦舉一途所以待非常之士而備緩急之需者也 祖宗朝以此舉者不啻纍纍自吳與弼陳獻章之流擁天下之盛名而不

能救一時之極敝科舉之士相率而詆之而此後薦舉者遂罕人知二子以薦舉起家而不知二子所以塞薦舉之路也 肅皇帝慨然憂之故于南郊禮成詔告天下申明三途並用之說欲以緇衣招隱之好鼓天下之志士而是時莫以應也自此百年以來間一舉行而皆耆儒宿學僅能編纂著述而非能發杼機妙補益天下者也故其人遂絕頂自遼左陷覆以來科舉之

石民四十一集
士不足以辨此始有總總焉思之者然以其罕
見反指之爲倖進驟發而不知已之科舉岌岌
于有司者其于進之陋不止于此也使其人而
不能爲科舉之學則亦覲顏任之耳苟其人能
爲衆人之所爲而使衆人之我咻此雖死而不
甘然天下事急矣國家之功令又與唐異唐之
科舉歲舉之而今之科舉三歲舉之及三歲而
天下事已盡去矣况其人之升沉得喪又不可

知乎則不如從戎戎者士大夫之所鄙也庶幾
不與之爭然從戎亦難言矣叅遊副都班在郡
守之上國之貴爵也而爲之者皆奴隸之流頃
以特舉授副將者一人叅將者一人遊擊者數
人都司者數十人而其人無足一當者頃者勳
家子顧大猷庶幾可効一臂而樞部以勳家子
一布衣耳割其府銜無府銜則望奴隸之元戎
稽首若喪角志士不能爲也今儀承明公曠世

之知欲以兵曹郎相待朝廷之上有知之者二
三大老臺省皆紛紛繆薦于朝身居輦轂之下
若待用然本以憫國卹殉此身之意而冒因國
卹顯此身之嫌此人雖不言而已不能無媿于
衷者也故卽引去國門而與宋獻孺遇知明公
之念我者不忘也及傳來旨以築邊險裕邊儲
二策相詢夫以明公之威靈使後進之士得借
其聲華而竭其犬馬之力當蓄練銳士三萬一

戰而復故疆再戰而掃奴穴因其銳還師取舊
遼陽雪洪武四年以來未雪之恥爲 聖天子
顯威聲于東裔耳至于因戚少保之舊績修明
其職業增葺其未備使遼左縱有不虞而神京
如泰山之安因百萬之軍需歲三其息可以養
兵五萬而不費縣官一錢其法不必如劉晏之
舊瑣屑徵逐但操鑄錢之權伺芻茭之便利可
垂手而得此明公不煩指顧之事而亦二三軍

吏之常職也唯明公命之而已豈乏人哉今經
撫之才俱不任而強弱之爭紛紛不休河西之
事坐見其敗及至明年三月潰師叛卒踰山泛
海而奔雖有智者不能救一日之急及今而圖
之猶可爲也明公以貴不能踰之身而當七十
餘歲之日晝夜焦勞豈有它哉亦欲以報三朝
之培植而奠宗社于不傾也決計而加意此其
時矣不肖儀旅人少僮僕不能遣一介之使奉

別知已而僅因遽使之返附陳其縷縷行且至
清源度歲元夕後歸息故山唯遙望霄漢間有
功名震山叟鄰童者必明公也願明公珍重

上王霽宇制府書六

壬戌

前者感知懷德息効一言於左右故專一介奉
候帖社終恐以議論闊迂不敢自盡計其端知
其委觀今之局則明公之意已昭然于天下儀
可以効一言矣豈特効一言哉逾七望八之巨

公身待邊上帷幄之元老輟細旃而就毳幕元
儀生于世也三十不足二十餘沐 天子之休
澤五世百年姓名塵當宁之命用者七次不於
此時自効其死憂安待哉頃南冢宰攝樞務謬
以不肖爲可將新招君子六千盡以委屬爲擬
副將之銜以統之儀逡巡而未敢任親知不識
其意以儀向辭明公大將之選今之辭副將固
其宜也不知儀之七尺且付之君父矣又何有

官之崇卑哉使以官也則木天金馬未嘗絕人
儀身未老筆未秃何事不可待而區區禰禰乎
實以天下之所最急莫如關外卽畱都所虞虞
在海盜在白蓮教耳之二者邊事寧可以萑苻
爲樂土綠林爲黔首也况明公以逾七望八之
年尚勞於極塞而元儀之爲其門下士者氣方
壯反擁節旄居于江南華縉之地此儀慙心羞
影而必不安者也况明公之知儀曠世之知也

儀卽爲知己死亦未有身居安壤而不趨所知之危急者此一節之士之所羞爲而謂儀爲之乎使恢復之計不決坐守一關逃將有餘儀不敢自附於他人之後今旣不安於坐守而欲漸爲進取之計則去年明公之畫練車兵火營步步爲戰步步爲營此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練車之事卽明公去年亦欲責成於儀者也今不自効更何待乎明公不悔宿咎之知則効死疆場

出禦魑魅朝端貴人或不見忌且清議已昭明公一訊而知之儀不望明公踐宿諾加大將卽以孫冢宰見擬之官一當前伍移安爲危移逸爲勞或亦愚人之心而天下之所亮也唯明公不惜入告吾君元儀藉明公以酬國恩藉公事以報私知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小揭呈覽

上孫藍石冢宰書一 壬戌

元儀歷見公卿亦已衆矣碩望隆聲固無出明

存良四十一集
公之右而顧瞻窺仰亦真無出明公之右者况
辱折節下交此管人所願延頸而爲之死者也
儀雖將隱萬不敢當公大將之選然敢無片語
自盡于左右但中夜息之無他奇也事急則貴
實爲實爲則貴專責兩言盡之已今日之事不
能計其遠者願明公卽從已題之五千四百人
合爲一旅設一專帥分爲兩營設二叅將三人
者既定然後責其自擇守備以統千人守備自

擇千把百總以統行伍將已定然後擇兵兵可
用沿海之悍夫廬鳳之健卒而必不可用南中
柔脆內顧之士著兵逃則將誅不當預爲之計
而勞上以殉下今所投軍餘願入巡邏而不肯
補戰伍其意較然可知卽欲不別爲措置不可
得也至於收江海之驍勇當得其頭領方易爲
撫馭鼓必戰之銳氣當別置器械方可當大敵
此二事者元儀聯絡十餘載考求非一日前已

石邑四一集
面陳其槩其詳則未敢遽及也但馭將有體春
間上高陽相公一書奉呈乙覽高陽已行其大
半願明公盡茹其言士莫不願自効于明公矣
別有一書乃去年冬上福清相公者儀於知己
亦云敢盡言矣而終不足救禍敗萬一念之心
痛唯明公虛衷盛德敢并呈教

上孫藍石家宰書二

癸亥

伏聞吾師榮晉家鄉復筮亞相自此百官肅而

2
朝廷尊風憲正而萬方安是非明而邊臣懼中
興盛業拭目望之敢爲宗社斯民舉手如額儀
叨藉餘光辱知樞相隨閔寧遠獨探胡境四十
五日之中盤旋二千餘里築邊規模約略已定
固守有餘進取有機始還關上從事幕中又復
逾月疎候左右罪歎罔極明年甲子下元之首
否斯爲泰守以追創千古一時儀何幸而逢其
盛伏冀順正百福速彌洪圖至於犁掃之事仰

石民四十集
藉秉鈞賞罰剛于上紛囂鎮于中儀雖不肖辱
吾師不世之知卽斫胸陷骨不敢諉避未敢安
於蓮幕徼倖便私也臨風瞻戀不任惶悚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六

終